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奴才小史 穆彰阿

穆彰阿，號鶴舫，道光季年，政界中主動力之人也。滿首揆之席，穆彰阿占之。江蘇吳縣潘世恩，為漢首揆，皆直機務。惟世恩資望雖重，而枚卜已在垂暮之年，故軍國大事，悉為穆彰阿一人所主。

是時順德羅惇衍、涇陽張芾、雲南何桂清，三人同年登第，入翰林，年皆未弱冠。張、何以穆彰阿炙手可熱，遂如揚雄之依新莽，蔡邕之附董卓。獨羅惇衍絕不與通。散館後，初考試差，三人皆得差。命既下，羅惇衍往謁世恩。世恩問：「見穆中堂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世恩駭然曰：「子未見穆相，先來見我，殆矣！」羅惇衍少年氣盛，不信其說，亦意不往。次日，忽傳旨：「羅惇衍年紀太輕，未可勝衡文之任，著毋庸前往，另派某去。」人皆知穆彰阿所為也。滿清科舉時代，凡放差而收回成命者。止此。實則張、何之年，皆小於羅，而羅以不慊於穆彰阿之故，遂托此以為詞。穆彰阿之專權恣肆，已可知矣。

雖然，此猶小事耳。其斷喪滿清之命脈，而貽海內以未有之辱者，為五口通商約。蓋鴉片之為害於天下後世，無中外皆知之。林則徐為天下後世計，故於焚毀鴉片事，甘為此激烈之手段。宣宗亦念其忠，特以穆彰阿作梗，故林不免於罪，而是事遂一主於和。聞道光二十二年間，大學士王鼎方自東河查勘回，聞和議痛哭，爭不能得，以憂死。其病劇時，召門下士至臥榻前，伏枕流涕，授遺折數千言，力排和議之非，而斥穆彰阿之奸。卒為穆彰阿所泥，不得上。王鼎歿，祁寯藻亦尚力爭，然寯藻在軍機為後進，且漢大臣，不能決事，故穆彰阿愈得志。

已而白門和局既定，宣宗退朝後，負手行偏殿上，一日夜未嘗暫息，內侍但聞太息聲。漏下五鼓，宣宗頓足長歎。旋入殿，以硃筆草草書一紙，封緘甚固。時宮門未啟，命內侍持往樞廷，戒之曰：「但與穆彰阿，毋為祁寯藻所知。」蓋即諭議和諸臣於和約畫押之廷寄也。觀此則穆彰阿於是時，必有危言聳論，挾制宣宗，使其不得不從者。自是宣宗忽忽不樂，以至謝天下。

迨文宗嗣位數月，頒示騰黃，為林則徐雪冤，而著穆彰阿之罪曰：「大學士穆彰阿保位貪榮，妨賢病國，小忠小信，陰柔以售其奸。偽學偽才，揣摩以逢主意。從前洋務，穆彰阿傾排異己，殊堪痛恨。若一旦置之重法，實有不忍。著從寬革職，永不敘用。」於是主戰主和之功罪是非，千秋論定。而枋政之臣，欲以掩天下後世之耳目，不可得矣。奴才小史 ○耆英 耆英，於道光壬寅癸卯甲辰間，倚畀最重之人也。初為廣州將軍，繼任兩江總督，復為兩廣總督，又晉擢大學士。主眷之隆，一時罕匹。然而白門訂約，一任樸鼎查之挾持，無纖悉磋磨之可望。及辦廣州善後事宜，又畏英人如虎。設無粵民義憤，以左右其間，又將任英人入城，致省垣幾為其所踞。至咸豐初，追責其自外生成，畏葸無能，抑民奉敵，罔顧國家之狀，貶為員外郎。

迨咸豐八年，大沽事起，惠親王綿愉、宗室尚書端華、大學士彭蘊章等，聯銜奏保其熟悉外情，請棄瑕錄用，以觀後效。

文宗召之入見，耆英遂造膝請陳：自稱當時此勢，惟有獨任其難。文宗誣諉者再，密諭其自展謨謀，不必附合桂良，致涉拘泥。蓋於此欲以和為戰也。因賞給侍郎銜，令其馳赴天津。比至，往拜英使，拒而不見。桂良聞之，懼和議因此中阻，乃有奏請召回耆英事。

耆英之不禮於英使也，當時但言其與英人有隙。然究其不禮之由，蓋因任兩廣總督時，曾奏告宣宗，謂外人只可計誘，是以用溫言撫慰之。且其中，又有藐視英人語。及耆英抵津門，英法之譯人，以此等奏章予耆英視之。耆英自覺無顏，乃退而思避。甫至通州，朝命適下，著其仍留天津，自行酌辦。耆英不再折回，徑由通州入都矣。